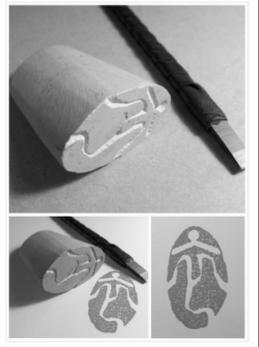


百家
随笔

闲章之美

□钱续坤



朋友中有几位是篆刻的高手，稍有闲暇，我总喜欢到他们的坊间造访。那些阴刻的行楷、阳刻的隶书、镂刻的狂草，尽管握在掌心并不怎么起眼，却件件都是美轮美奂的艺术品。朋友说：“这些印章美则美矣，其实最有味道的还是那些含蓄隽永的闲章……”

对于闲章，我并不陌生。早在十多年前，因为编辑一册文化方面的史料，我就对其有所涉猎。同时，也了解闲章是指钤刻姓名、斋室、职官、藏书印等以外的印章，由秦汉时期刻有吉祥文字的印章演变而来，宋元以后风气颇盛；到了近代，闲章更是发展成为中国书画艺术不可或缺的部分。闲章一般包括“引首章”“压角章”“吉语章”“警言章”“收藏章”“鉴赏章”等诸多类别，其形式不拘，大小不一，一般或大于名章，或等同于名章。正是由于方寸的局限，闲章不能精描详述，只能凭借篆刻家的才识，出语新颖，简洁典雅，既可直言剖白，亦可隐言折射，或摘引警言吉语，或自创诗词文句，或即兴自娱自乐，其高雅俚俗完全从字间透出，故有“闲章不闲”“闲章玩味”之说。

中国传统文人画，讲究诗、书、画、印融为一体。在欣赏书画作品时，总是先从印章欣赏入手，从印章中来识别书画家的学识与修养。一枚好的闲章，除了让人玩味

之外，还是篆刻家和书画家水平高低的无声自我展现。在浩如烟海的闲章中，朋友推荐说齐白石、张大千等书画大师的闲章最有味道，且尽其所能搜寻相关资料供我欣赏，我也不厌其烦地用数码相机将这些闲章翻拍下来，然后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，这样翻阅起来实在是一种莫大的精神享受。

日积月累，收集的资料多了，发现国画大师齐白石所用的闲章中，就有许多佳构妙制，如“无所不能有所不为”“一个南腔北调人”“宁可人负我”“要知天道酬勤”“年高身健不肯做神仙”等，皆从不同的侧面、不同的角度，表现了他的兴趣爱好和理想情操。事实上，齐白石是木匠出身，半生漂泊不定，晚年定居北京，主要以卖画度日，常遭人白眼讥讽，但他从不奴颜媚骨，从不卑躬屈膝，常在其书画中钤盖“湘潭人也”“木居士”“鲁班门下”“木匠之门”等闲章，以示其独特的经历。在他生前，书画市场上已有不少模仿他笔墨的假画，于是，齐白石特意制了一方大印，文曰：“吾画遍行天下伪造居多。”以此来自嘲并警醒世人。从这些闲章中，我所欣赏到的不仅仅是篆刻的艺术美，更多的是大师的人格美。

张大千生前藏画之精之富为艺林所共知，他的藏赏章有“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”“大风

堂供养”等，道出了他藏品的丰富和深挚的情感。他用闲章还十分讲究，“大千世界”“游戏神通”用于一般作品上；“摩登戒体”“除一切苦”专用于仕女画上；“无限离情无穷江水无边山色”用于山水画；“春长好”“云嫩锦瑟争为寿”“长共天难老”等用于祝寿画。在他需要钱时所让出的画幅上，都钤有一方“别时容易”的闲章，将李后主《浪淘沙》词中的“见时难”三字隐去，深表无奈中的惜别之情，大师可爱的一面由此可窥全豹。

闲章品得多了，附庸风雅之意自然滋生起来，于是央求朋友也为我精心雕刻了一方，名曰：“文似看山不喜平。”此句出自清代袁枚的《李觉出身传评语》：“文似看山不喜平。若如井田方石，有何可观？惟壑谷幽深，峰峦起伏，乃令游者赏心悦目。或绝崖飞瀑，动魄惊心。山水既然，文章正尔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写文章要像群山一样起伏伏，曲折跌宕，这样才能吸引读者，引发共鸣。别无他意，我只想以这枚闲章警醒自己在作文时，一定要讲究结构奇特，注重立意深远……

“方寸之间，气象万千。”言已尽而意无穷，这或许就是闲章之美——美在言简意赅，美在画龙点睛，美在韵味悠长！

一把春凳的幸福

□陈晖

梵吉喜获一宝贝，那是一把清末时期的独板楠木春凳，又名床尾凳，高度同床，可放置于床尾与床相接，那长度一个人独卧没有问题。

细瞧，这把春凳不仅色泽好看，凳脚如同马蹄状，而且整体线条流畅，造型优美。同时，我记忆的闸门也被打开，那些凌乱的、无章法的、却又清晰的片断，如同飞舞的雪花，轻轻柔柔地洒落下来。

在那个丰满而充盈的小院里，总有着一份古旧的回忆。

仿佛又回到老宅，那株高大挺拔的桑树早已长得高过屋檐；那碧绿青翠的槐树依旧硬朗；满眼密密郁葱葱的叶子下，一串串饱满的葡萄挂满了架，像玛瑙，似翡翠；花园里四季常开的花儿依然争妍斗艳，招蜂惹蝶……满院芬芳，令人陶醉。在这些温暖的回忆里有最疼爱我的奶奶，还有这把撒满我许多童年乐趣的春凳。

年轻的娘，穿着小碎花的衬衣，剪着齐耳的短发，利索地打扫院子，有风撩乱娘的秀发，娘便随手将头发挟于耳后，她脸上始终有着恬静的笑容。那张被清洗干净的春凳正摆放在院内阴凉处，那上面跳跃着多少我童年的音符啊！

听娘讲，奶奶是大家闺秀，读过几年私塾，这把春凳就是她嫁妆中的家具之一，由香椿的木材制作的，周身朴素无华，无任何装饰，四腿外圆内方，显得十分结实耐用，其上安卡子花，素雅简洁，古朴端庄。我特别喜欢这把春凳，每次躺上面，闻着它身上散发出的淡淡香味，感觉特别舒爽，这把凳也成了我身上一个抹不去的记忆。

又是一个夏天，难得有探亲假的爹回来了。娘将春凳搬到小院仔细擦拭清洗，直到晾干。爹说：“你又清洗了做啥呢？”娘笑：“夏天到了，蚊虫多，咱闺女喜欢躺上面，不仅凉快还驱除蚊虫呢！”“呵呵呵……好！”爹的笑声很爽朗。不知为

何，我是个特别招蚊虫叮咬的人，但只要躺在春凳上，所有蚊虫都要绕道走。那个夏天的夜晚，奶奶总是牵着我的小手坐在春凳上，边乘凉边吃晚饭。一家人有说有笑，其乐融融。吃完晚饭，娘会照例将春凳擦拭干净，看水迹未干，我又躺到上面嬉闹一番。娘嗔怒，在我的小屁股上拍了几下，我便躲到爹的身后了。爹抱着我，举着井水里浸泡过的绿皮西瓜嚷着：“吃西瓜喽！谁表现好就可以吃一半。”“我！”我立马举起小手。对于吃西瓜，我总是喜欢用勺挖着吃，还可以在瓜皮里盛满西瓜汁，留到最后一股脑儿全喝掉，特别痛快。

我最喜欢缠着爹陪我下棋。我们坐在春凳上，每次玩棋我都要赢，否则就哭鼻子。有时我会谎称肚子疼，溜到前院向叔叔求救。后来我就耍赖，常常悔棋，爹不怒不恼还笑着说，咱闺女啥说都是对的。其实我明白，每次对弈的时候，爹都是不露声色地故意输给我。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以为自己棋艺很高超，连爹都玩不过我……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，就这样从指缝间悄悄消逝。

我工作那年奶奶走了，她房间里的所有物件都被堆放到了堂屋，包括那把春凳。我成家后一年爹走了，小院里只有孤独的娘，显得特别落寞。那把春凳已变得灰头土脸，看不清当初的模样，可那些旧时光依旧历历在目。后来拆迁了，所有的旧物件就那样被处置了，当然包括那把承载我童年时代所有美好时光的春凳。我就那样弄丢了它。

眼前的春凳，让我想起一位喜欢收藏的老先生说的话：“我希望，所有老物件都能如同家用的凳子、桌子，当它的美被人欣赏，重新进入寻常百姓家，这门艺术才有可能真正得到传承。”这把春凳是幸福的，被懂它的人带回家，一生珍爱，世代珍藏。

我成家后一年爹走了，小院里只有孤独的娘，显得特别落寞。那把春凳已变得灰头土脸，看不清当初的模样，可那些旧时光依旧历历在目。后来拆迁了，所有的旧物件就那样被处置了，当然包括那把承载我童年时代所有美好时光的春凳。我就那样弄丢了它。

我成家后一年爹走了，小院里只有孤独的娘，显得特别落寞。那把春凳已变得灰头土脸，看不清当初的模样，可那些旧时光依旧历历在目。后来拆迁了，所有的旧物件就那样被处置了，当然包括那把承载我童年时代所有美好时光的春凳。我就那样弄丢了它。

我成家后一年爹走了，小院里只有孤独的娘，显得特别落寞。那把春凳已变得灰头土脸，看不清当初的模样，可那些旧时光依旧历历在目。后来拆迁了，所有的旧物件就那样被处置了，当然包括那把承载我童年时代所有美好时光的春凳。我就那样弄丢了它。

小小
小说小小
小说

试试，也许是一粒儿大料，会让那锅汤香气扑鼻呢。

严老师说到这儿，美美啜了一口酒，笑眯眯地说，嘿嘿，那狗东西还真是一粒儿大料。到我手里不到一学期，刷刷刷，就冲进了前十名；到第二学期，刷刷刷，又冲进前三名，一直保持到高考，成了全市文科状元。状元呀，那真是一粒儿大料，也煲了一锅好汤——那个班除一名女娃外，都考上了大学。我殷勤地给严老师端起一

严老师记不得差生，记得的都是好学生。当市长的，当县长的，当教授的，当老板的，还有一个当上院士的……说到这里学生，严老师如数家珍得意洋洋。我等羡慕不已，恨自己没有遇到这样的好老师，叹息儿子也没有这样的好福分。逢着节假日，每每看到他南地北的学生给他送鲜花送礼品，就暗暗期待着他喝得微醺不醉时，把学生孝敬他的好烟好酒拿来和我们分享。那一

严老师的骄傲

□刘立勤

杯酒，问严老师用了什么办法。我儿子上高中后早恋不说，还叛逆得要翻天。我想把我儿子从那道拉回来。

严老师沉浸在成功的喜悦里，端着酒杯得意地说，你不知道吧，高三那年，差一点出了事儿。那小子和班里一个女孩儿早恋。那女孩儿真漂亮，能歌善舞人见人爱的。可是学习差，我不能让她毁了这个好苗子呀。一咬牙，我硬生生地拆散了他们。要不是采取断然措施，哪有今天的市长？市长的故事我听多了，我想问问那个女孩儿咋样了。

严老师黯然地喝下那杯酒，说了声，我哪知道呢。

刻，我好像也有了那么多优秀的学生，让我自豪，让我骄傲。

好久不见严老师，偶然遇上，他像是霜降过后的绿植，也像是害了一场大病蔫蔫有气无力。我不知道他怎么了，上个月市长还为他操办过七十大寿呢。念起他那些好烟好酒，更想挽救我那个只要美女不想上学的儿子，我咬牙买了一瓶好酒，提溜一盆花生米去找严老师。

他更消瘦了，头重重地垂着，把那笔直的腰都压弯了。我也不敢多说话，把花生米摊在茶几上，拧开封闭严密的瓶盖，浓郁的酒香像是高压枪下的水柱，喷涌而出弥漫散开。严老师耸耸



逢雪

□胡竹峰

冷冬，几个人把盏闲话，无所事事，一扭头，下雪了，是初雪，细细碎碎，丝丝绵绵，在檐前，在窗下，一片素白遮远岫。雪飘过树梢，飘过屋檐，轻轻黏在地上。茶一口口喝得淡了，雪却越来越大。一夜风，一夜雪，清晨起来，庭院、野地、村坡一白。离别太久，逢雪有愁思：白日银色铺地，风送冰雪，心有愁消息。

倘或是江南小巷逢雪，撑把油纸伞，徘徊又徘徊，放慢步履，由着足底敲响微凉的石板，“咯崩”脆脆声，每一步仿佛踏进山水画。薄如轻纱的冷雾弥漫远山，红墙黑瓦的老房子越发安谧。走进巷深处，看看头顶窄窄的半月天，不知不觉，心神凝进了古典的世界。

乘舟泛清流，相逢寒江雪，大抵行旅中了。两岸青松镶玉，白绿相叠。干脆停了顺水直下的扁舟，借一袭蓑衣，一顶斗笠，一弯鱼钩，纷纷飘雪中独钓泓波，兴许能碰上一尾鲜鱼。且移船靠岸，支炉火，烹肥鱼，将几枚小钱换一壶浊酒。听舂公扯扯

水里的掌故，谈谈山野的趣闻，足以消解一切岑寂。

山中逢雪是猎户，肩头枪尖挑着野味，腰间的皮囊装有响箭。雪壮英雄胆，听得曲曲分外脆亮，山歌格外雄浑，那人大踏步奔向森林深处木屋。雪愈下愈大，窗外乱云低薄暮，急雪舞回风，屋内和暖如春，松花轻爆，烤肉流香。男人笑憨憨看着心上人红扑扑的双颊，虽是荒山木屋，却别有一番温馨。

山中逢雪的还有隐士，午后得闲，携琴与友清谈。闲处光阴易过，推门欲走，天色已变，已是彤云密布，飞雪连天。只好返身回屋，添茶换雪，继续那一盘未完的残局，夜间靠着炉火在木榻上和衣而眠，只等鸡鸣唤醒。

雪花大如席，关上柴门，斜刺刺歪在炕上，手执一卷文章，红泥火炉托一罐野味。少顷，满屋生香，少不得做些馋虫耳。耳听着朔风敲磕着临风的矮窗，就着尚有余温的炭火，烘烘手掌，敲冰研墨，一阙新词在纸上墨色淋漓。

春意迷离，乍寒未暖时逢

雪，不妨丢开伞，迎着吹面微寒的风，没遮拦信步溜达，走入“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作飞花”的意境。春雪很细，不成片，悄无声息笼罩山河大地，有一股薄薄的冰凉渗进体内。于是躲进暖意盎然的楼阁，熨贴头发，盈掌滑腻，雪味扑面而来，浑身上下一片清爽。

画堂晨起，来报雪花飞坠，不妨学学风雅古人，高卷帘栊看窗外一川雪景。等肚子饿了，弄几盘小菜，烫壶酒，或独酌或者三五友人共饮。白雪飞花乱人目，樽中有酒可消愁，饮到情浓，纵兴高歌，看“蝴蝶初翻帘绣，万玉女，齐回舞袖”，岂不快哉？

最怕的雪，孤汀一人，恰逢生病，衣衫单薄，用被子裹着冷得发抖的身体。“黄河捧土尚可塞，北风雨雪恨难裁”，雪越大，让人格外心慌。想到“弟寒兄不知”的困窘，庭前虽有玉树可看，灶上无米肉下锅，只得强自宽慰：“雪明天就会止的，冬深春已近。然“乱山残雪夜，孤烛异乡人”，任是铁打的汉子，也不禁暗自伤怀，泪湿衣襟吧。

我握着轮椅右边的把手，母亲扶着轮椅左边的把手，慢慢地

在平坦的地砖路面上散步。母亲九十多岁了，腿脚不方便，眼睛不好，听力也差，平日里，她就在家呆着，真正的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。所以，每次回家看望母亲，我就用轮椅推着出去转转。到了公园里，我就扶着母亲下来走走，活动活动腿脚；母亲走不到百十步会累，我就扶她坐上轮椅，推着她。

公园是国家4A级景区，环境优美，树木参天，花草翠绿，空气清新，早晚，人们喜欢来这里运动、游玩、休闲。太极拳、剑舞、扇子舞以及各式各样的广场舞，在或舒缓或激越或悠扬的美妙音乐中翩跹着，一派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景象。大家都加强锻炼，注重身体健康，尽情享受这新时代的美好幸福生活。

想想当年的此时，母亲还在田地里忙碌着哩。

秋收大体忙完了，“捡秋漏儿”也是争分夺秒的：拾稻穗、刨花生、捡红苕、剥豆子，颗粒归仓，农人敬畏土地，敬畏粮食，母亲不会浪费一颗一粒。除此之外，母亲要喂鸡喂猪，要种菜浇园，要砍柴挑水，要缝补浆洗，要纺织织布……一年四季，每天每时，母亲从来不曾停歇。

母亲承受的苦难太多了！特别是我出生的时候，正值三年困难时期，整个月子里，母亲没见过一滴油一粒粮。生产队分两次救济了十五斤稻谷，一次八斤，一次七斤，母亲将其在碓里舂成粉末，熬成米浆……若不是母亲勤劳能干，我就会像当时的有些人一样饿死了。

推着母亲散步

□秦和元



母亲大半辈子在乡间劳作，晚年，在城镇化的浪潮中，随父亲住到了县城。父亲去世后，母亲不愿离开旧宅，也不愿麻烦儿女，坚持独居。八十多岁时，母亲还把小院打理得生机盎然，南瓜冬瓜丝瓜爬满院墙，蔬菜能自给，还种了一些花草……可是，耄耋的母亲身子骨一年不如一年，幸好姐姐住在附近，照顾母亲全靠姐姐和姐夫。

晚霞褪尽了最后一抹红，天色渐暗，路灯亮起来，柔和的光照着地

面，很平整，很光洁。路边的万寿菊丛丛密密，金光灿灿，花香袅袅。

“再下来走一哈。”母亲说。“好。”我扶着母亲从轮椅慢慢地站到地上。母亲俯下身子，用手抚了抚菊花，又深深呼吸了几下说：“好香。”我问母亲看不看得清楚，母亲只说“看得见”。

母亲走了百十步，累了，又坐上轮椅。

一轮皓月从远处的高楼上升起来，像个大玉盘，它好像没有发光，远处路灯的光，却收敛了许多。“那是月亮吧？”母亲说，“好多时没看到这么亮的月亮了。”母亲没说这么“圆”，而说这么“亮”，我估摸着，她对光的感受强一些，而对形体的感受差一些。或许是我想多了：母亲多么想儿孙们都团团圆圆啊！却是一种奢望。

母亲习惯于生活在乡间田野，如今在城里的屋子里呆久了，她渴望出来转转。对一般的景物，母亲只能看个大致轮廓，她还是想感受树木小草，呼吸新鲜空气，渴望闻闻花香，晒晒太阳，望望月亮。

母亲听力不好，话就不多；我说的，她不易听见，所以我也说得很少。母亲就是希望这样静静地和儿子呆在一起。我更希望这样推着母亲多走走。我忽然觉得，母亲现在就是小孩子，需要我推着走，就像我小时候，需要母亲抱着一样。

公园里的游人陆续散去了。夜很静，只有车轮碾压地面对细的吱吱声。路灯的光，把我们的身影拉长又缩短，缩短又拉长。

凉意渐浓，母亲还没有想回家的意思，我怕母亲受寒，推着她慢慢往回走……